

褲刀傷人不准照失察爲鎗例應照私藏軍器
例議處

刑部議覆川督李　奏稱竊照川省匪徒製造一種兇刀刃薄背厚刀頭尖利或名褲刀或名雞尾刀或名鱔尾刀長至七八寸至一尺五六寸不等暗藏褲襪之閒日則遊行鬧市以備格鬭夜則用爲賊具穵壁穿窬設遇捕人捦拿近則肆行毆砍遠則裝就木柄抵戳兇鋒所及立見重傷臣到任以來提審各案見用此兇刀殺人者十居二三並查從前川匪盛行

之時該犯等無不帶有此刀近雖匪徒斂跡而兇械流毒未能盡除地方官視爲無關考成未能悉力查禁伏查褲刀一項於乾隆二十五年經貴州按察使彰寶陳請查照鳥鎗之例飭禁部臣以鳥鎗係屬火器實足殺人故嚴其例今褲刀雖與尋常金刃不同究與火器之猛烈能殺人於百十步之外者有異若有執持傷人照兇器傷人例擬軍已足蔽辜其因而致斃人命各按本犯罪由分別定擬未便照鳥鎗例科斷失察官員亦毋庸定以處分議駁在案追原從

前部臣之意良以兇刀只能入深不能及遠且情罪各有專條初不以所持之器械爲輕重固爲慎重刑章起見但臣以爲立法固貴乎得中而救弊當嚴其已甚此種兇刀既堪用爲行竊行兇之具實與鳥鎗同爲殺人利器況鳥鎗長至四五尺非隨身可以攜帶又須裝就鉛藥將火點放臨用亦多周折若褲刀等項只須暗藏褲襪取攜甚便人莫能窺及其執持逞兇或戳或毆或砍一往莫禦並無裝藥點火之煩是較之鳥鎗其猛鷙徑捷實爲過之更查川省匪徒

二私藏應禁軍器

好勇鬬狠恃有此刀人莫敢犯以致結黨橫行肆出
擾害若不嚴定科條俾知儆畏則遷流正不知胡底
似未便拘泥部臣舊駁有案不思急爲整頓應請嗣
後川省凡有金刃傷人命案除尋常日用器械偶然
抵戳致死仍照定例擬罪外如有執持鑲刀雞尾刀
鱔尾刀等項傷斃人命到案之時訊明係隨帶在身
即照從前彰寶所奏依鳥鎗殺人例治罪私造私藏
即照私藏鳥鎗例治罪地方官不實力查禁亦照失
察鳥鎗例議處如此嚴立科條在匪徒繩以重法自

必稍爲儆懼地方官顧惜考成亦必實力搜禁於戢暴除兇之道不無裨益等因具奏前來查川省匪徒製造褌刀起有雞尾鱔尾等項名色隨身藏帶藉爲格鬭行竊之具自應嚴切禁止以杜兇風今該督奏稱褌刀殺人請照鳥鎗殺人例治罪等語誠爲整頓地方起見惟是臣等公同詳議律載謀殺故殺者斬監候鬭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葢以殺人者之有心無心爲斬絞之所由分而鳥鎗殺人之以故殺論者又以鳥鎗係屬火器施放殺人斷

不能諉為無心是以概從故論至於褌刀雖屬鋒利究不過金刃中之一類藏帶者猝然用以格鬭而致斃人命不能無有心無心之判且鳥鎗為兵弁常時演習之具雖嚴禁私造而山村守備商民防禦之所需原許其編號存留特恐藉以逞兇故不得不特嚴其例若該省雞尾鱔尾等刀並非日用應有之具久宜嚴禁惟應飭令盡數銷燬並嚴查其私行打造之風況如菜刀屠刀各省式樣長短不一又腰刀鏢箭鋒銳之具甚多我

皇上因金刃殺傷爲甚於秋錄時特加嚴飭

屬該括精嚴若如該督所奏褲刀殺人照鳥鎗殺人以故殺論設又有銳於褲刀者勢將逐物定例旣屬無此體裁更若特此刀而有心殺命又將何以復加是於故殺之本律尤多混淆應將該督所奏褲刀殺人照鳥鎗殺人例治罪之處毋庸議至該督又稱地方官不實力查禁褲刀請照失察鳥鎗例議處等語查褲刀等項係川省私造本屬例禁器械應令該督嚴立勸懲責成地方官實力查禁務期淨盡自禁之

以私藏應禁軍器

后如再有私造私藏者重加懲治倘地方官查禁不
嚴復致彿刀有犯殺傷之案即將該管官比照失察
私藏軍器例議處是否有當伏候
皇上訓示施行乾隆四十九年正月二十三日奉
旨部駁甚是依議欽此

剿將追捕逆匪不論是賊與否俱行擒戮二百
餘人外擬發伊犁奉　旨改斬監候
臣阿　臣福　跪奏查本年七月十三日據防守安
定之洮岷協副將趙巍禀稱馬家河地方閒有賊
匪竄匿空堡內外委撥一宗先未能搜捕即帶兵前往
擒拿賊匪等撲出抵拒經官兵殺死六名餘賊四散
逃逸隨入堡內將男婦大小一百餘名悉行殲戮後
追至馬家寨關道溝等處殺死男婦五十餘名至高
家灣地方又遇賊百十餘人抵拒官兵傷斃外委趙

五　從征守禦官兵

宗先及兵丁數名經官兵勦殺多人餘仍奔逸請飭
發兵追勦等語臣等隨派侍衞額爾登保副將和倫
帶兵馳往該處督同搜捕並令將此項賊匪究從何
處竄匪人數若干之處會同安定縣詳查據實稟報
去後嗣據該侍衞偵知賊匪由高家灣分竄高家岔
青風山個家岔劉家店等處共五十餘人隨派兵岔
路截拿陸續經官兵及縣役鄉保等擒拿一十八名
訊據獲犯供出被官殺死及自縊者九名又據金縣
水家坡花子寨鄉保等拿獲賊匪十一名搜獲屍身

三驛俱經該處地保鄉約查驗委係馬家河回匪查
馬家河逃竄回匪共五十餘人前後拏獲殲斃已有
此數除額爾登保先經臣等調令回京和倫所帶兵
丁已飭令各回本汛誠恐該處尚有潛匿餘匪未能
搜盡仍嚴飭地方文武員弁添派兵役並令鄉約百
姓一體實力查拏以期勿留餘孽至此項賊匪據安
定縣知縣提犯究訊並據和倫查報緣馬家河地方
回民共七十餘戶五月內被海城回犯李可魁畏去
數十人該縣查明登記檔案至七月初間有陸續逃

同者業經縣役鄉保拿獲七名尚有未獲十餘人值
該縣隨同原任總兵許世亨往官川搜查賊犯隨令
防守高古營外委趙宗先前往搜捕賊匪等聞信欲
逃被該處地保攔阻當將地保三人殺害該外委聲
言欲將該處盡行勦洗賊匪等遂逼脅未經從賊回
民男婦大小一百餘人齊上空堡以為抵禦之計該
外委所帶兵丁五十人不能搜捕趙繼鼎帶兵前往
該處捡拿賊匪等撲出抵拒經官兵殺傷數人餘俱
分投逃竄該副將隨將堡內男婦百餘人盡行殺死

並跟踪追捕凡遇道途奔竄窨洞藏匿回民即行捦
戮至高家灣地方被賊殺斃外委趙宗先及兵丁數
名該副將隨具文告急旋經該副將和倫等帶兵前
來始將逃匿賊匪陸續搜捕其實馬家河逃回之賊
止二十餘人該副將所殺男婦二百餘人並非全係
賊犯等語查副將趙繼鼎派往防守安定既聞馬家
河有竄匿賊匪帶兵前往搜捕不能妥速查辦轉將
無辜之人多行殲戮以致兵丁被害復張大其事稟
請派兵追和倫等至彼始將賊匪捦獲是該副將種

種辦理不善怯懦無能實屬罪無可諉應請
旨將洮岷協副將趙繼鼎革職發往伊犁効力贖罪以為
怯懦貽悞者戒其外委趙宗先於搜捕時聲言勦洗
以致賊匪逼脅良回入堡抵拒該外委被賊殺死毋
庸議卹至所帶兵丁係聽從該外委指使致有傷亡
究屬因公亦堪矜憫所有該兵丁等應得卹賞銀兩
應着落趙繼鼎名下追給為此恭摺參奏伏祈
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九年九月二十日奉
上諭阿桂福康安參奏洮岷協副將趙繼鼎因外委趙宗

先搜捕馬家河逃竄逆匪聲言欲將該處盡行勦洗
致賊匪等逼脅未經從賊回民齊上空堡抵拒該副
將隨帶兵前往捦拿賊匪等分投逃竄該副將將堡
內男婦百餘人盡行殺死並跟踪追捕凡遇道途奔
竄𡨧洞藏匿回民卽行捦戮計所殺男婦二百餘人
並非全係賊犯請將趙繼鼎革職發往伊犂効力贖
罪等語所擬殊失之輕縱趙繼鼎爲副將大員帶兵
搜捕餘賊凡遇有捦獲之人卽當詳悉訊明如實係
從賊匪徒始行正法卽有僞供者亦當解該督詳審

方爲無枉無縱豈得不問是賊與否遇有回民卽行
捡戮以致無辜受其戕害者二百餘人實出情理之
外阿桂等僅擬發往伊犂効力未爲允協趙繼鼎竟
當定爲斬監候秋後處决餘著核擬具奏該部知道
摺併發欽此

綠營副將能奮勇殺賊雖冒昧殲戮尚屬可原
加恩免罪以遊擊補用
臣福康安奏欽奉
上諭本日據刑部核覆據阿桂福康安參奏洮岷協副將
趙繼鼎治罪一摺細閱摺內有外委趙宗先前往馬
家河拿賊時賊匪聞信欲逃被該處地保攔阻賊匪
將地保三人殺害並逼脅回民男婦大小一百餘人
齊上空堡以為抵禦之計等因欽此臣跪讀之下仰
見

皇上鑑空衡平凡大小臣工功罪必詳慎確核歸於至當
不使一毫畸輕畸重臣查此案前於七月十三日接
據該副將趙繼鼎禀稱奉委搜捕餘匪於初十日申
刻抵馬家河有外委趙先帶兵四十四名於前一日
駐守山粱隨即傳喚伊等據稱賊匪於初九日巳將
地保馬寅等三人殺死逼脅該處回民男婦大小一
百餘人齊上空堡以為抵禦之計正在查問間逆匪
俱從堡内吶喊撲出約有五六十人當即帶兵追勦
殺傷賊匪數名賊匪遁入堡内不出一面飛調安定

守城官兵及調土司兵前往圍困攻打十一日攻開
賊堡賊匪乘閒竄逸隨入堡內將男婦男婦大小一
百餘名悉行殲戮追至馬家集關道溝乳牛溝殺死
男婦七十餘名口及至高家灣地方又遇賊百餘人
抵拒官兵傷斃外委趙宗先及兵丁數名經官兵勦
殺多人餘仍竄逸請飭發兵追勦等語隨派侍衛額
爾登保副將和倫帶兵七百餘名馳往該處督同搜
捕追至昌家岔青嵐山個家岔劉家店子一帶陸續
殺傷數十名餘被各該官兵截拿又縣役鄉保等捦

獲三十餘名又追急自戕賊匪數名此次賊匪方得殲除淨盡臣以該副將初禀馬家河出堡抗拒賊匪約有五六十名節據禀報前被拿獲殲戮賊回男婦已有二百餘名何以追至高家灣地方又有賊匪百餘人與官兵打仗是所報情形顯有不實不盡之處令該副將和倫將此項賊匪究從何處竄匿人數若干之處會同安定縣詳悉確查據實禀報嗣據和倫等查報該處回民共七十餘戶五月內被賊裹去四五十人至七月初間陸續逃歸二三十人該縣差役

協同地保正在窖拿之際有高古營外委趙宗先領兵前往搜捕賊匪聞信遂殺死保正馬寅等三人逼脅同行五月內未經從賊之回民男婦大小一百餘人入堡抵禦該副將趙繼鼎帶兵繼至攻打賊堡賊匪乘閒竄逸該副將督兵入堡將餘剩男婦百餘人盡行殺死官兵一路追殺凡遇道路奔竄窖洞藏匿回民即行捦戮以致有二百餘人之多並非全係賊犯等語此趙繼鼎勦捕馬家河賊匪情形也臣思馬家河回民既經被賊逼脅上堡抵禦誠如

聖諭卽與從逆無異不得復稱爲良民但當趙繼鼎攻開賊堡時賊匪業已乘閒竄逸該副將卽應督兵上緊追勦至堡內餘剩老弱婦女無難查辦乃該副將不以追賊爲急帶兵人入先行殲殺且該處回民旣畏懼賊匪衆掠紛紛竄逸又經外委趙宗先一併勦洗以致畏懼官兵處處藏匿該副將帶兵順道搜捕凡遇被難奔逃藏匿男婦拿住後並不訊取親供其是賊與否卽一併勦殺尤不免濫及無辜况退至高家灣尚有賊匪一百餘人與官兵接仗查馬家河逃回

之賊僅止二十餘人則此百餘人內卽在堡內逸出
被賊逼脅幫同拒捕者其該副將前此所戮非盡係
眞正賊犯可知是該副將實難辭辦理不善之咎惟
念該副將究屬無心悞殺是以奏請革職發往伊犂
効力贖罪此臣當日會同大學士公阿　商辦緣由
也茲蒙
諭旨垂詢謹將實在情形據實奏
聞臣受
恩深重斷不敢稍爲廻護所有欽奉

諭旨緣由謹恭摺覆奏伏乞

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奉

上諭前因刑部核覆阿桂福康安叅奏洮岷協副將趙繼鼎治罪一摺內有外委趙宗先前往馬家河拿賊時賊匪聞信逼脅回民男婦大小一百餘人齊上空堡抵禦等語是該處回衆業經聚衆抗拒不得謂爲戮及無辜當經降旨詢問福康安茲據覆奏馬家河回民男婦一百餘人實俱經被賊逼脅上堡惟該副將順道搜捕時並不訊取細親供一併勦殺難辭辦理不

善之咎等語回民既從賊上堡抵禦且外委趙宗先等皆被傷背是其抗拒傷官已不得復稱為良民趙繼鼎於前往搜捕時不待取供即加殲戮固未免失之冒昧然綠營將弁往往遇賊怯懦今該副將能奮勇殺賊其失尚屬可原趙繼鼎著加恩免其治罪留於陝甘遇有遊擊缺出題補摺併發欽此

寫帖糾聚莊民械鬬釀成大案正犯恭請
王命斬決梟示其子[illegible]照謀逆緣坐斬決
刑部等衙門　謹奏軍機處交出福撫雅　等奏拏
獲臺灣械鬬首犯謝笑審明正法一摺乾隆四十八
年正月十七日奉
硃批三法司核擬具奏欽此臣等會議得據福建巡撫雅
等奏稱竊臣接據臺灣鎮臣金　等開報獲犯名單
有彰化番仔溝糾衆械鬬之晉江縣民謝笑逃回內
地等情當即移咨提鎮並督飭文武各員嚴密查拏

今臣於十二月二十四日途次泉州古嶺接准提臣
咨會並據該道府稟報將該犯謝笑並伊長子謝長
拿獲臣即於是日馳抵郡城復又究出該犯次子謝
永常媳李氏及窩留犯屬之莊光觀謝管一併提拿
到案會同提臣常並督糧道沈元振興泉永道潘本
義汀州府知府王右弼泉州府知府鄔維肅等嚴切
審訊緣謝笑即謝湊原籍晉江縣人於乾隆十二年
隨父過臺住居彰化番仔港附近之四張犁娶妻蔡
氏生兩子一女長子謝長娶妻捐監次子永常尚幼

女乃娘適粵人黃文爲妻本年八月二十三日彰邑莿桐脚鄉演戲有三塊厝漳人黃添與泉人賭錢角鬪伊子黃琁㩗殺廖老身死報經彰化縣相驗因兇犯未拘泉人不甘於二十六日赴黃添家毆搶漳人亦攔奪泉人什物彼此成讐二十八日三塊厝漳人欲糾大里厝漳人搶殺番仔溝各庄聲言遇見泉人盡欲殺死有泉民吳成慮被搶殺預籌防禦將前情向謝笑告知並與商議該犯聞言氣忿倡議寫備傳帖與吳成施卿蘇奇林興等知會附近番仔溝各庄

糾約泉民帮助抵敵二十九日漳人聚衆往鬭焚燒泉民番仔溝泉民出禦互有殺傷各庄泉民心懷不甘謝笑復糾庄衆於三十日前往械鬭焚燒庄民馬芝鱗大肚等庄亦互有殺傷謝笑意圖報復洩忿詎漳人愈不肯依益謀糾鬭謝笑見釀事漸大且聞文武各官前赴查拿心懷畏懼欲回原籍躲避因臺地存有店業以伊妻女流無人過問遂留蔡氏在臺看管並托黃檀觀照料自帶子媳兩孫於九月初一日由鹿仔港搭船內渡初四日至圍頭登岸潛匿胞兄

謝管家中嗣聞内地查拏嚴緊復令長子謝長帶同媳孫轉向生員莊光觀家借住莊光觀因與謝長在臺交好即為容留臣等逐一研審據謝笑即謝湊供認倡議糾鬧焚燒庄屋各情不諱伊子謝長訊無隨父帮鬧情事臣以該犯糾集衆庄互相焚殺黨夥必多恐有不實不盡嚴加刑鞫據供止與吳成施卿蘇奇林興等傳帖知會其各庄之民俱因聞信聚集人數衆多不能逐一指出等供矢口不移臣復查先與署提臣永　盤獲内渡民人内有黃再攜帶張標家

書敘述謝湊破銀一千二百圓買其湊嬸一身免提收監之語今該犯即係謝湊如何在臺賄脫復向窮詰據稱伊于九月初一日起身內渡實不知情只求行文臺灣拿伊女人究問等語堅供不移似無遁飾並查水師提臣黃　來咨內開謝笑即謝湊核其所供情形均屬相符將謝笑照臺灣聚衆散劄殺人放火造意爲首者斬決梟示例恭請

王命先行正法謝笑之子謝長謝永常擬發伊犂等處爲奴謝管等擬以徒流等因具奏前來除倡議傳帖聚

衆械鬬焚殺多人之謝笑業經該撫恭請
王命正法傳首梟示毋庸再議外查律載謀反大逆緣坐
正犯之子孫年十六以上皆斬十五以下及正犯妻
女給付功臣之家爲奴等語今該犯謝笑寫帖糾聚
庄民械鬬釀成大案其子謝長等未便如該撫等所
擬發伊犁等處爲奴應從重比照謀逆律緣坐將該
犯長子謝長擬斬立決次子謝永常年僅十二應與
謝長之妻李氏並幼子二口一併解部給付功臣之
家爲奴該撫等奏稱莊光觀吞留犯屬雖與藏匿正

犯有間但謝長等罪應發遣法難輕縱莊光觀應革
生員照知人犯罪藏匿減罪人罪一等律杖一百徒
三年謝管雖係謝笑胞兄但將兇惡罪魁混行留匿
應請於謝笑斬罪上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年逾
七十照律收贖等語查莊光觀容留謝長等各犯屬
今謝長已改擬斬决應將莊光觀照知犯罪藏匿減
罪人罪一等律於謝長死罪上減一等改爲杖一百
流三千里謝管係謝笑胞兄擅行匿留罪魁所擬滿
流雖年逾七十應不准贖該撫等又稱練保謝綿界

蔡其瑞訊無賄縱隱匿情事但失於覺察應照不應

重律杖八十各折責革役該犯供出在臺隨同糾約

之吳成施卿蘇奇林興等俱經臺灣拿獲分別辦理

該犯謝笑本籍田產飭令該縣查明其在臺店舖貲

產仍飭臺灣道確實查辦一併入官並提伊妻氏究

明出銀賄免情由從重定擬等語查隨同糾約之吳

成施卿蘇奇前據參革臺灣鎮總兵金　奏明正法

在案其林興一名並現獲案內各犯未經審擬到部

應令該撫等作速審擬具奏謝笑之妻蔡氏如何在

臺賄脫情弊應令徹底根究從重辦理如審無別情
亦應照律一併解部給功臣之家為奴餘均應如該
撫等所奏完結再該撫等奏稱晉江縣知縣彭良稷
雖經拿獲正犯但於十一月十六日奉文飭緝不能
早為覺察咎實難辭相應請
旨交部照例議處其失察該犯偷渡之文武各員職名另
行查取咨參等語俟
命下之日咨移照例查辦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十一日奉
旨向來大逆緣坐人犯應行問擬斬決者俱降旨從寬改

為斬候秋審時亦不予勾以昭法外之仁但此案謝笑因漳泉二郡民人構衅輒敢倡議寫帖糾聚莊民械鬥焚掠與反叛無異現在首夥各犯拿獲治罪者已有二百餘名至彰化諸羅各庄被奸民焚搶殺害者又不知若干人皆由該犯起意糾衆釀成大案實屬罪大惡極該犯之子謝長與尋常逆案緣坐者不同著即照大逆緣坐律即行處斬交該督撫派委妥員解往臺灣於犯事地方正法示衆俾奸頑共知法網森嚴即逃至內地亦必緝獲治罪以靖海疆而安

良善餘著照部議完結至雅德將逆犯謝奀之子僅擬發遣實屬寬縱雅德著交部嚴加議處欽此

默寫祖作悖逆之書教子祖已死戮屍該犯斬
決應毀碑文違悖之字比照大逆知情杖流

刑部奏據江西巡撫郝 奏審擬祝泌默寫伊祖祝
廷諍所著續三字書語句悖逆將祝廷諍祝泌等分
別治罪一摺乾隆四十五年二月十四日奉
硃批三法司核擬速奏欽此欽遵寄送到部該臣等會議
得據江西巡撫郝 奏稱緣已故祝廷諍即祝拙齋
係德興縣生員素性乖妄心懷悖逆胆敢品評列代
帝王任意褒貶編成續三字一書隱寓譏刺令其孫

祝浹誦讀該犯於乾隆十五年身故所錄三字書原本遺失無存至四十四年正月犯孫祝浹欲教其子祝燃蘇讀書復將續三字書默寫一本註明拙齋侍祖叅訂字樣存於家內五月中被革生祝平章攜去收藏在家後因祝浹之弟祝洄控告祝平章盜賣公田祝平章挾嫌將三字書併祝煋燔贈祝洄詩稿一併首告該縣蕭立選即往各犯家中搜查並無別項不法字跡通禀究辦經護撫臣秦　飭提人犯來省並委署饒州府事景德鎮同知朱退齡再往搜查亦

無另有著作留存正在提犯研訊間值臣自京回住

查核該府縣所辦尚多遺漏訪有祝廷諍所撰祠碑

隨飭委饒九道額爾登布查起碑摹勘有違碍語句

其碑上人名字迹並有磨損之處均應究明治罪臣

以祝浹將續三字書默出教讀其祖父狂悖字跡該

犯自必深知詰以三字書所稱髮披左衣冠更雖華

夏遍地僧等語明係隱寓詆謗又炎三桂乞師下不

將

朝國號敬謹擡寫大逆顯然還有何辦據供祖父在日

敎讀之時都會逐句講究惟云書中列序帝王興廢及改設制度等事都是史冊上有的不知道祖父寓意誹謗至

本朝國號每因每句三字排寫是以未曾擡頭若果知道是悖逆那裡還敢照樣默出來又教兒子去讀呢又詰以你祖纂成此書定已刻板必有印本存留再所默書本上又寫拙齋侍祖篡訂似不是你祖著必係是你狂吠故作疑詞計圖卸罪麼又供祖父那時教我讀的三字書係用竹紙抄成的並非刻本後來原

本遺失於四十四年正月裡要教兒子祝懋蘇讀書方默此本出來的並沒有別的本子再本縣鄉俗曾祖稱爲侍祖因寫給兒子去讀所以稱祖父稱作侍祖又見刊本書上均有忝訂人名緣不解忝訂字義祇道做書就是忝訂故爾混寫的若此書果係自巳所作卽欲躲避重罪亦只應詭揑他人名字以便抵賴那裡還肯把自巳祖父的名字寫在上頭總是不該將此書默存實屬該死只求治罪等語隨提祝平章質訊據供祝廷諍所做續三字書却未見過另有

刻本我原因祝浹兄弟們控我盜賣公田又怪祝煋熷不為調處所以將三字書併祝煋熷贈祝洄的詩一併挾嫌呈首若書是祝浹做的那裡還肯替他隱瞞又提磨毀碑字各犯研訊據祝潆供祝廷諍是本生祖父他所做三字書從未見過因與已故祝文唐同居祝文唐向說聞得官府要來打碑他們子孫都把祖父的名字磨掉你本生祖父名上還不磨去免得拖累我因不識字就央祝文唐用石灰默去本生祖祝廷諍名字纔磨掉了的又據監生祝茂栭供祝

堂的碑是族人祝廷諍做的乾隆四十一年九月父
親祝允源在崇義縣訓導任上告休回來曾講起碑
文內用宵衣旰食字句恐怕有違碍叫我將宵旰二
字磨去上年祝平章首了三字書聞得官府要來打
碑文我父親祝允源名字列在首事內恐怕遺累所
以將名字磨去又見宵旰二字沒有磨淨又磨了一
下的又據祝禮供認磨去伊祖祝鳴環伊伯祝巽耀
名字祝廷梧供認磨去伊父祝觀泰名字並碑內掘
起創始四字祝次文供認磨去伊父祝華秀併寫碑

之巳故堂叔祝殿遂名字祝正與供認磨去故父祝
秉忠名字嚴究再四實圖免累並無別故似非狡飾
將祝廷諍依大逆凌遲律開棺戮屍祝浹祝況祝涓
祝洄祝汜俱擬斬立決等因具奏前來查律載大逆
者凌遲處死正犯之子孫期親伯叔兄弟年十六以
上者皆斬十五以下及正犯之母女妻妾姊妹子之
妻妾給付功臣之家爲奴財産入官若女許嫁子孫
過房與人俱不追坐知情故縱隱藏者斬不首者杖
一百流三千里各等語今祝廷諍自祖父以來生長

本朝食毛踐土已歷百數十年且身列膠庠躬受教育乃
敢喪心病狂妄為著作混假元代名目編造髮被左
衣冠頁等語大肆誹謗又不將
本朝國號敬謹擡寫且所撰祠堂碑記並有公各締造宵
衣旰食違碍字句種種狂悖實屬罪大惡極雖已早
伏冥誅應如該撫所奏照大逆凌遲律開棺戮屍以
彰
國法而快人心祝淡乃逆犯之孫於伊祖所作逆書默寫
存留情尤不法亦應如所奏依大逆知情隱藏律擬

斬立决該撫奏稱祝况祝涓祝洄祝汜雖俱供未見
過此書但俱係逆犯之孫律應緣坐應依大逆緣坐
律擬斬立决查逆犯之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及
子孫伯叔兄弟年十五歲以下者律應給付功臣之
家爲奴今原奏未據聲明應飭該撫確查該逆犯如
有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及子孫伯叔兄弟年十
五以下者均依律辦理解部給付功臣之家爲奴財
產查明入官該撫再稱祝湧祝涓祝潔祝洛雖係祝
廷諍之孫但其父祝光錫自幼出繼堂叔祝自墉爲

子訊非揑飾取具族鄰及祝平章供結在案應照例
免其緣坐惟祝滐已知本官查取碑記乃不行禀首
輙聽從已故祝文唐之言將本身祖父祝廷諍撰文
名字磨去未便輕縱應比照大逆知情不首律杖一
百流三千里監生祝茂梢將祠碑所開伊父祝允源
名字並將前次已磨碑文內宵旰二字復行重磨雖
圖免累究難寬縱應革去監生比照私藏應禁之書
不首者杖一百律加一等杖六十徒一年追取監照
送部查銷原告祝平章於五月內在祝浹家潛取續

三字並書並不即時首繳迨八月間與祝洄訐訟始
同祝煋燔詩稿一併挾嫌呈首亦屬容隱但已經首
告得實應從寬免其治罪仍歸於私賣公田案內議
結祝廷梧磨毀掘起創始字樣雖非違碍之字但擅
自磨毀併磨去伊故父祝觀泰名應與磨毀伊祖父
伯叔名字之祝禮祝次祝正興等均合依不應重律
杖八十等語均應如該撫所奏完結雖事犯在乾隆
四十五年正月初一日
恩詔以前各犯所得流徒杖罪均不准減免該撫又稱祝

永源既知宵聍字句違礙不行稟官止令伊子祝茂栢磨毀祝文唐教令祝滋磨去祝廷諍字名均有應得之罪業均身故免其置議進士祝煋燔訊未見過續三字書其所贈祝洄詩句尚無違礙應予免議至前項逆書雖訊明並未刊刻仍恐或有抄本流傳業經飭屬遍行曉諭勸限繳銷勿使稍有遺存祠碑俟案結撲毀等語均應如該撫所奏完結該撫再稱江西民風每於祠堂公所存立碑記今逆犯祝廷諍所著祠碑既有違礙字句其他姓類此者自復不少臣

現已嚴飭所屬示諭各地方官尸族如祠碑文內有此項妄誕字跡均即勒限呈明磨毀以絕謬妄等語應令該撫通飭各屬嚴行查辦再該撫奏稱此案祝浹默存續三字逆書一經祝平章首報該縣蕭立選署府朱退齡即行通禀究辦尚無縱延情弊但府縣二次前往各犯家中搜查不法字跡並未將祠碑查出迨臣訪聞後飭委饒九道額爾登布馳赴榻印碑文已被各犯磨損字跡人名似此疎忽無能之員若僅照失察議處不足示儆應請

旨將署饒州府事景德鎮同知朱遐齡德興縣知縣蕭立
遐一併革職以肅
功令其失察之歷任地方各官容俟査取職名送部察議
俟
命下行文吏部照例辦理臣等謹會同都察院大理寺合
詞具奏請
旨奉
旨祝廷諍卽著戮屍祝浹著卽處斬祝况祝涓祝洄祝氾
俱著從寬改爲應斬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傳教惑衆偽造邪術逆犯之祖父母知情縱容

照例緣坐不知情者免其緣坐

刑部議覆江西撫郝　奏江西贛縣民人廖景汴等

在川省傳教惑衆偽造榜文及佛諭經卷一案經臣

遵奉

諭旨泒委道府在於各該犯家內搜獲佛諭經本並拿獲

犯屬又另行究出聽從吃齋之劉世斌等六人提省

究辦一面奏

聞於八月十四日奉

硃批知道了欽此臣查此案人犯先據該道府押解到省

臣隨率同司道等公同研鞫緣信豐縣故民蕭維富即蕭齋公生前創爲邪教妄稱羅祖三乘正教眞傳授與廖諦升廖諦升傳與廖秀林廖秀林傳與伊子廖景淳廖景淳傳與堂弟廖景泮暨村民鍾元芳鍾公山邱添澤邱德位邱德偉邱仁祖劉世斌等廖景泮又傳徒黃東啟李沂珍黃東啟又傳徒侯大亨侯大生二人吃齋信崇轉相傳惑蕭維富在日曾有護道榜文及佛諭經本遞傳與廖景淳廖景淳物故入

于伊徒邱德偉之手懸因蕭維富殁于康熙丙寅迄今九十餘年廖諦升廖參秀林廖景淳亦先後身故其敎始於何年榜文等項造自何人皆無可稽考詎邱德偉藉有收藏榜文經卷起意惑衆於乾隆四十一年誘引川省民童國䋲拜廖景泮爲師至四十五年有川民張斌央童國䋲廖景泮赴川設敎童國䋲又轉托劉正富相邀四十六年正月廖景泮同邱德偉廖昌華曾慶遠携帶榜文等項在家起身至川省張榜設敎被巴州及通江縣拿獲究出來歷起獲榜文

佛諭經本經督臣文綬奏奉
諭旨交臣查辦并續准文綬究出入教之黃東啟李迎珍
廖士濟謝開祿吳學賢等五名咨查到臣即飛飭贛
南道湯萼棠督同該府縣拿獲邱德偉廖景泮廖秀
林三犯家屬廖秀科等二十六口復獲黃東啟李迎
珍并究獲劉世斌等犯又於邱德偉家搜出抄經四
本邱仁組劉世斌二家搜出佛諭各一紙此外並無
不法字跡據將各犯先後解省經臣訊究偹悉前情
臣恐該犯等仍在本地開堂設教及別有蔓延并尚

有隱匿榜文等項嚴行根究矢供不移幷稱邛徳偉既已在川敗露身犯重罪何肯代他人隱諱不行供出至我等現奉逐查佛論經本已經起獲若有榜文豈能隱匿等語剖辯甚力似無遁情將已故蕭維富廖秀林廖景淳均依律擬以凌遲仍開棺戮屍廖論升擬斬先已物故應毋庸議律應緣坐之廖秀科等十犯擬斬年未及歲之廖老三仔等六名與逆犯眷屬張氏等十口擬發爲奴黃東啟等八犯擬軍等因具　奏前來查律載大逆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凌

遲處死祖父父子孫兄弟及伯叔父兄弟之子年十六以上皆斬其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給付功臣之家爲奴財產入官若女許嫁已定歸其夫知情故縱隱藏者斬又本年閏五月臣部奏准嗣後各省邪教爲從之犯罪應擬軍者各照舊例發雲貴兩廣烟瘴地方充軍如有情節較重者於到配時再加枷號六個月各等語此案蕭維富等私奉羅教輾轉傳授及於他省且胆將僞造榜文張掛惑衆不法已極除廖景洋邱德偉劉正富廖昌華等先

據原任川督文綬照大逆律分別問擬經臣等核覆

奏

旨將廖景泮邱德偉淩遲處死劉正富斬決廖昌華改爲斬候張斌等分別軍徒曾慶遠童國祿病故並收藏榜文轉授律應斬決之廖諱升身故不議外其首先傳授之蕭維富與抄寫榜文之廖秀林廖景淳均屬罪大惡極法難輕縱均應如該撫所奏蕭維富廖秀林廖景淳均合依大逆不分首從律凌遲處死雖久伏冥誅仍應開棺戮屍以彰

國憲而正人心所有緣坐親屬除蕭維富業已故絕外廖
景泮之父廖秀科弟廖昌禮子廖明富邱德偉之兄
邱德化姪邱仁禮邱七元仔邱仁祿邱仁組廖景淳
之子廖明光廖明貴均照大逆緣坐律擬斬立決該
撫既稱廖景淳之子廖老三仔廖辛隴仔姪廖明壽
廖老二仔邱德偉之子木長生新生仔俱年在十五
以下應均與廖景泮之妻張氏媳許氏邱德偉之母
蕭氏妻羅氏廖景淳之母徐氏妻劉氏媳黃氏女長
秀仔媳楊氏女一口均解部給與功臣之家爲奴廖

景泮之女廖善姑已嫁廖閏姑已字俱歸夫家照律
免坐廖景泮之兄廖昌周廖昌求邱德偉之兄邱德
仲弟邱德仕均已身故母庸議又邱德偉之兄邱德
位即義泉弟邱德倬即雲漢姪邱仁禧應俱俟獲日
照例辦理此外別無律應緣坐之人正犯財產查明
照律入官再黃東啟李廸珍劉世斌鍾元芳鍾公山
邱添澤侯大亨侯大生等八犯皆聽從入教吃齋並
未收藏榜文均應照左道惑衆爲從例發雲貴兩廣
烟瘴充軍至配所各杖一百黃東啟傳徒二人情節

較重應於到配後再加枷號六個月示儆李迎珍現
年八十鍾元芳現年九十不准收贖廖景泮家存佛
諭一紙已經伊父廖秀科焚毀廖士湛謝開祿久經
病故應與川省訊明病故之吳學賢俱免置議地保
張廷相謝明瑤鍾吉高並不查明舉首照不應重律
杖責革役各犯家起出佛諭經本解送軍機處銷燬
等語均應如該撫所奏辦理仍令該撫將未到案之
邱德位邱德卓邱仁祿拿獲另結並將各犯擬罪緣
由遍行出示曉諭俾愚頑共知儆戒其失察之現任

歷任地方官該撫旣稱另行查明核叅應聽該撫照例辦理乾隆四十六年九月初九日奉

旨蕭維富廖秀林廖景淳著即戮屍至廖景泮之父廖秀科一犯該部擬以緣坐固屬照例辦理但向來緣坐之犯無不加恩改爲監候以示罪人不孥之意况其父祖尤非兄弟子孫可比此案廖秀科訊非知情縱容著加恩免其治罪嗣後如此逆犯之祖父毋應行緣坐者除訊明知情縱容均照例問擬外其訊非知情者即概予省釋不必緣坐著爲令其餘應行緣坐

之廖昌禮廖明富邱德化邱仁禮邱仁祿邱七元仔

邱仁祖廖明光廖明貴俱著從寬改爲應斬監候秋

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妄作壽文語言狂悖擬照大逆凌遲奏

旨罪在率領生徒混毆鄭當同惡習改爲斬決

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初七日奉

上諭據三法司核奏河南生員程明諲爲鄭友清妄作壽文內有紹芳聲於湖北創大業於河南語言狂悖照大逆律凌遲處死等因一摺所擬未爲允協程明諲妄作壽文及圈點成語之處不過文理不通濫用惡套與公然造作悖逆語言者有間鄭有清疑有違碍用紙貼出並未徑行告訐乃程明諲心生忿怒率領

生徒胡高同等輒肆拳毆並寫斥詈語言粘貼街市洩忿此等黨同惡習實啟師生門戶之漸於世道人心甚有關係程明諲之罪實在於此該犯毋庸照大逆凌遲處死律定擬著改為應斬立決所有緣坐各犯俱著寬免毋庸查辦其徒胡高同等逞強肆毆為師洩忿均非安分之徒卽著照部議完結以示懲儆餘依議朕辦理庶獄一秉大公所犯情罪悉視其人之自取似此門戶之見尤宜整飭以靖士風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其徒胡高同楊殿材王國華李夢蓉四人

其徒別高同懋殿材王國華李夢蓉四人

編造逆詞肆行狂吠及抄存在家亦作逆詞均
擬凌遲子俱斬決奉　旨改爲監候
刑部會議得河南巡撫李　奏稱緣李一係登豐縣
給項生員賦性乖戾與喬廷英同里居住時以詩文
唱和李一年老失館益加狂憤自號半癡先生於乾
隆四十三年春閒陸續編造半癡解糊塗詞有天癡
地癡並天地糊塗帝王師相無非糊塗等語又所作
遊廬巖寺記天下憂讀郭子章管蔡論笑曹交文章
經濟序誰知民爲貴有感君門萬里官民核實已事

碎編序忘懷等文內或妄言君國或任意詆毀均屬狂誕不經顯然悖逆隨自行錄出將底稿給喬廷英觀看喬廷英謬加贊美並將原稿收存是年夏間李一之子李從先自外教讀回家見伊父錄存各條語言違悖心懷畏懼勸令燒燬李一即向喬廷英索取原稿喬廷英隨抄錄數條並要出原稿數條藏放在家餘俱給還李一持回同所錄稿本一并燒燬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李從先與王[illegible]爭控秤行指告喬廷英唆訟喬廷英不甘遂將從前存留及抄錄李一各

逆詞於集訊時當堂禀首該縣會友伋即赴李一家
搜查據李一承認已作屬實並以已經燒燬實無存
留並指首喬廷英家存詩稿內亦有悖逆之句伊曾
見過等情會友伋復往喬廷英家搜獲喬廷英詩稿
一本內有千秋臣子心一朝日月天及志士終當營
大業等句均屬狂悖又起出前明傅梅所刻雉園存
稿一部語多悖謬亦未禀遵繳出禀知知府馳往各
犯家搜查此外實無別項不法字跡及違碍書籍隨
一面禀報一面帶犯至省批飭速行督率審擬去後

茲據訊明定擬招解隨提同研鞫據李一喬廷英俱供認前項逆詞實係已作不諱並令李一將喬廷英抄存各稿默寫比對亦屬相符隨將李一所作糊塗詞內天糊塗地糊塗帝王師相無非糊塗牛癡解內天癡地癡遊盧巖寺記內吾得操尺寸之柄民爲貴文內任官之刻剝其民不許民之訐告其官久之人心大變已事猝編序內妄用欽哉二字其餘各條所有狂妄悖逆之處一一詰問據稱實因年老失館被人憎惡因而肆其譸張發洩胸中怨恨以致語多狂

悖實屬萬死無辭又詰據喬廷英所作前項各詩句究屬何所指謂據稱實係病狂喪心信筆塡寫今蒙指出亦無可辭惟有俯首認罪嚴詰至再均稱此外實無別有逆詞亦未給他人觀看抄存矢口不移似無遁飾將李一喬廷英二犯照律擬以凌遲處死李一之子李從先孫李慎基李敬基喬廷英之子喬芳分居胞弟喬廷士均依正犯兄弟孫子年十六以上皆斬李一之妻王氏媳陳氏及喬廷英之妻高氏媳畢氏未及歲之子喬雲龍喬廷士之子喬琅宇均依

造妖書妖言

律給功臣之家爲奴喬廷英之母王氏訊不知情免其緣坐等因具奏前來查律載大逆者凌遲處死正犯之子孫兄弟之子年十六歲以上皆斬男子十五歲以下及正犯之母女妻妾姊若子之妻妾均給功臣之家爲奴財產入官又浙例正犯父母訊不知情者免坐各等因今李一身列青衿輒因失館窮愁心懷憤懣敢於編造逆詞肆行狂吠喬廷英明知李一詞句悖逆並不即時舉首乃轉相賛美抄存在家因被伊子詰控始行首繳已與大逆無異且復自作逆

詞陰懷勝國該二犯俱屬罪大惡極李一喬廷英應
如該撫所奏均依律凌遲處死該撫奏稱李一之子
李從先孫李慎基李敬基喬廷英之子喬芳分居胞
弟喬廷士均合依正犯子孫兄弟年十六歲皆擬斬
立決李一之妻王氏媳陳氏及喬廷英之妻高氏媳
畢氏年未及歲喬廷英之子喬雲龍喬廷士之子喬
狼守均依律給功臣之家為奴喬廷英之母王氏訊
不知情免其緣坐李一喬廷英財產查明入官飭估
變價造冊送部該犯等之父母伯叔俱故亦並無許

嫁姊妹及女均毋庸議王耀控案另飭斷結所有失察職名查明另行咨參等語均應如該撫所奏完結該撫又稱雒園存稿一部係明季直隸邢台人傅梅所作內有悖逆語句已飛咨直隸督臣查起板片並移咨各省有無流傳一體查繳銷等語應行令直隸總督并各省督撫一體嚴行查辦等因乾隆四十八年三月初七日奉

旨李一喬廷英著即凌遲處死李從先李慎基李敬基喬芳喬廷士俱著從寬改爲應斬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僧人抄傳護身榜文冥司路引比照詐譌

制書律量減一等改發足四千里

廣西撫孫　奏竊照恭城縣拿獲遊僧元朵等起出護身榜文及冥司路引一案經臣究出路引草底係安徽青陽縣九華山僧月朗及在九華山出家之江西贛州僧道立所給護身榜文抄自義寧縣僧廣盛之手原稿係湖廣僧洪慧所遺廣盛曾欲赴江西湖廣募化等情當即飛咨各省並通飭所屬嚴拿各犯僧務獲業經恭摺具　奏在案茲據催容等州縣先

後覆報拿獲僧宗智即廣盛僧本權僧洞山僧覺瑞陸續解省並據署羅城縣趙廷鼎查明湖廣僧洪慧即在本權所住之多吉寺內病故取具地保覃申之等供結前來臣督率司道親提各犯隔別研鞫緣元采即儀林元貴即儀桂均籍隸江西南昌府新建縣元采自幼在本縣鹿苑寺拜肅空爲師元貴在洪崖院拜肅空之師弟照空爲師各披剃爲僧乾隆四十六年間商同出外化緣至奉新縣地方遇見遊僧月朗自稱係安僧青陽縣九華山僧人又有道立自稱

江西贑州府人在九華山出家因見元采等貧窮給與冥司路引草底令其刋刻刷印借以募化錢文該犯等携至湖南瀏陽縣地方浼不識姓名刻字匠照樣刋刻卽冒充九華山寺僧遊方化緣於乾隆四十九年到粤其護身榜文係已故湖南僧洪慧因年老得病於四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羅城縣多吉寺向僧本權借住寺內過年本權見其隨身止有木魚竹籃憐其貧苦應允收留至四十九年正月初間洪慧病勢沉重從竹籃內取出榜文一張送給本權

聲言係護身榜文可當僧家度牒囑令勿給人看本權因不識字信以爲眞收藏年餘至五十年二月內有本權原籍全州湘山寺徒姪覺潘前來探望適鄰寺梓潼觀僧洞山亦至寺內閒談本權說及洪慧遺及護身榜文覺潘洞山卽令取出同看隨各照抄一紙嗣僧廣盛經過梓潼觀因與洞山本權相熟聞知洞山抄有榜文亦向本權借抄一紙帶於身上至慶遠府城戚姓飯店遇見元采談及未領度牒卽自稱帶有湖廣僧洪慧所遺護身榜文可作度牒因紙已

擦損洗元采代抄元采卽自抄一紙維時元貴走街化緣元采因元貴卽儀桂曾經受戒卽於文尾塡寫儀桂之名並恐年分太近不能動人卽塡乾隆甲申年字樣元采元貴旋往柳州平樂一帶募化至六月二十九日抵恭城縣住歇吳悅來客店每日在街募化錢文於七月初十日在聶怡發舖前被兵役盤獲解省審訊時廣盛欲赴湖廣江西路經桂林因行李無資卽在各鄉村求乞旋聞查拿改名宗智逃至雒容被該縣朱能光拿獲解案訊出僧本權卽蔣和尚

等收藏傳寫各緣由隨行據署羅城縣趙廷鼎全州
知州陳肇幹將洞山本權覺璠拿獲並據興安縣劉
瀚在廻龍菴起獲覺璠抄存榜文連酉任之僧道青
覺禮山主胡文光袁世英解送前來逐一審訊據各
犯供認前情不諱臣查冥司路引係爲人修齋超薦
之用其所稱月朗道立猶有籍貫可查至護身榜文
編造前明諭旨大臣銜名并有不許毀駡僧人等語
種種謬妄據各該之死無對証之洪慧恐該犯等自
知僞造罪大不無扶同狡展避重就輕情弊詰訊本

權洞山覺羅等供稱犯僧們相隔寫遠俱在數百里外又未得與廣盛見面一經本地方官拿獲卽將來歷供明若是犯僧們自已編造豈能俱推到洪慧一人身上等語臣又以各犯遊方已久恐有招徒集衆傳授別項法術嚴加究詰據元來元貴廣盛等堅供實止乞化度日這榜文不過作爲隨身執照並不知文內諭旨係屬僞造亦不知爲犯禁之文實無別項邪術聳動鄉愚拜師傳徒的事反覆推鞫加以刑嚇矢嚇矢口不移似無遁飾查律載僞造

制書者斬監候又例載收藏妄誕不經之書者照違

制律治罪又律載造

制者杖一百等語除遊僧供慧將榜文傳給本權應行究

擬業經身故應毋庸議外僧本權即蔣和尚收存洪

慧榜文雖訊不知係屬僞造但不根究來歷混行收

藏復又抄傳多人廣盛將抄存本權榜文又給元乘

抄傳轉輾傳播情節俱重本權廣盛均應比照詐爲

制書律量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從重改發極邊烟瘴

充軍照例發足四千里爲限面刺烟瘴改發字樣洄

山覺璠元采卽儀林抄存護身榜文均未傳抄與人較之本權等情罪稍輕元采除刊刻路引募化錢文應照收藏妄誕不經之書擬杖輕罪不議外應與洞山覺璠俱照本權等軍罪上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至配所各折責四十板元采應遞回原籍定驛發配元貴卽儀桂訊係元采私將伊名填入榜尾其榜文仍係元采收存但聽從元采刊刷路引化緣亦屬不合應照收藏妄誕不經之書例杖一百加枷號兩個月滿日遞籍發落勒令還俗交保管束興安縣廻龍

寺僧道青山主胡文光袁世英全州湘山寺僧覺禮并元采寓歇之店主戚姓吳悅來多吉寺地保覃申之等訊據不知該犯等有抄存榜文情事應與舖戶聶怡發均免置議本權洞山廣盛各榜文據供已經燒燬無憑追繳不識姓名代刊路引之刻字匠應免查提原給元采路引草底之僧人道立月朗俟安徽江西等省查緝獲日另行究結起獲榜文路引板片均行銷燬再粵西於乾隆三十九年有象州民梁上董等赴蘇州買回護道榜文曾經拿獲

奏明通飭查銷今復查有護身榜文應再請
飭部通行各督撫飭屬遍行曉諭勒限查銷以絕根株
并飭官役人等不得張皇滋擾至此案失察各地方
官容臣查明應議各員另行開送咨部議處所有審
辦緣由謹恭摺具　奏并繕供單進呈
御覽伏乞
皇上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騾夫將　硃批摺匣私背回家隨即自首比照

盜　制書律自首減二等杖徒

刑部議覆山西巡撫農　奏騾夫馬建元將湖南把

總楊宗明所賫摺匣行李背負回籍騾主王作成誤

折印封自行呈首審擬治罪並酌定賫摺章程一摺

奉

硃批該部議奏欽此欽遵該臣等議得據晉撫農　奏稱

准提督衙門咨會據直隸總督臣劉　具奏湖南把

總楊宗明用銀九兩八錢在韓天福店內包寫山西

鳳臺縣民馬建宗騎騾二頭由京賚摺回楚行至沙河縣倉膳鋪地方該犯總行走落後馬建元背負摺匣行李不知去向等語臣即飛行該犯原籍地方官寄拿去後茲據鳳台縣知縣安允禀稱十月二十九日未經奉文之前據馬建元同騾主王作成赴縣首稱楊客撞遇鄉親向借盤費天晚落後伊先趕至大良店等候找尋三日不見來店盤費缺乏隨將騾物趕回措辦盤費王作成誤將匣內印花拆開見係奏摺不敢擅動自行禀並自等情連犯解省由司審擬轉

解到臣查督撫等具奏公事奉到

硃批之時如往別省例准開拆分別賫送今縣夫馬建元擅將湖南把總所賫奏摺背負回籍並將外裹印花拆動臣恐摺內奏有緊要事件該犯有心潛逃私行竊看隨將各摺恭設香案敬謹開拆內係

硃批湖南撫臣陸燿暨調湖北巡撫臣李綬請安摺二扣又李綬具奏銅船過境雨水粮價遣犯脫逃摺三件封口上下俱屬完固內盛各摺亦未污損隨即照舊封固包貼印花專差標弁送交陸燿李綬欽遵收領

一面親提各犯率同司道等逐一研訊緣馬建元承領王作成騾頭在外趕脚十月初七日湖南把總楊宗明在京城韓天福騾店包雇馬建元騾頭賫摺回楚十月十三日行至沙河縣地方楊宗明撞遇鄉親向借盤纏將摺匣行李令馬建元趕騾一頭先往前途覔店自晋長鞍騎騾一頭在後因馬建元初次趕脚悞走繞道迨至大良店等候三日找尋楊宗明不見身無盤費難以前行又恐楊宗明騎騾迷失騾主王作成報怨該處離原籍鳳臺不遠隨將摺匣行李

趕回原籍交驛丞王作成說明措辦路費再往找尋
王作成見匣內紫花包封不知何物冒昧開看見係
奏摺始惝悞拆不敢擅動即連把總行李等物一併
赴縣呈首該把總楊宗明追趕驛夫並無蹤跡報經
沙河縣詳明直督臣奏交九門提督訊明驛行供出
馬建元原籍住址咨臣緝拿此現審該犯等所供私
行回籍拆動印花各情形也臣以該犯與把總楊宗
明中途相左即應趕赴交卸之處等候何得竊負奏
摺私行潛回且該把總出京之時已將雇價全數交

給行走不遠據稱身無盤費殊不可信如果缺少盤費其自沙河至鳳臺原籍並非順道又係如何行走明因把總行李內帶有銀兩該犯有意竊逃其拆動奏摺印花馬建元亦必知情同謀有心竊看再三嚴詰據供伊在京攬載等候日久所得雇價開發日用草料餘剩無多原思在途向客借用候至漢口交卸向縣行墊還再攬生意不意錯走繞路彼此相左進退兩難只得典賣隨身衣物回籍設湊盤費再往找尋實非有心拐逃如果楊宗明行李內帶有銀兩伊

在沙河縣報官自必指出請查來文有無失銀之語便爲憑証且把總所騎騾頭價銀四十二兩現在行李所值不及三十金豈肯貪拐行李捨去自巳騾頭得不償失之理況京城騾行與伊同鄉認識如果有意竊逃自應慮及騾行供出查拿何敢再行回籍馬建元並不識字王作成亦只粗識字義因係鄉愚從未見過紫花大印慌行拆讀及見奏摺不敢開動即行出首委非馬建元商同開拆有心竊看詰至再三矢口不移似無逅飾將馬建元比例擬徒王作成擬

以杖枷并請嗣後摺奏黃簽之外添揷小紅旗印花

以昭愼重等因具題前來查律載盜

制書者斬又悞毀官文書者杖七十又犯罪未發而自首者免罪知人欲告而自首減罪二等各等語此案驟夫馬建元有騾二頭雇與湖南賫摺把總楊宗明回楚繳差因楊宗明在途撞遇鄉親向借盤費令該犯騎騾一頭將摺匣行李背負先往前途覓店詎該犯悞走繞道等候楊宗明不至意欲回籍設措盤費輒將

硃批奏摺一并背負回籍致令惧公殊屬胆玩雖該犯回

籍後卽行赴縣呈首但事關

硃批奏摺若照自首律免罪無以示儆應如該撫所奏馬

建元比照盜

制書律斬仍依知人欲告而自首減罪二等律於斬罪上

減二等杖一百徒三年至配所折責四十板該撫奏

稱縣主王作成認係鄉愚不識紫花印封致將外畟

拆損及見奏摺不敢開動卽行呈首僅照誤毀官文

書律杖七十尚覺輕縱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再加

枷號一個月滿日折責發落把總楊宗明捏將摺匣
交給驛夫背負致有疎失已經直隸解回應聽湖南
撫臣查辦該把總騎回驛頭㕘明變價入官起獲把
總行李查點無多若令來晉領回未免往返應請一
併變價入官毋庸給還等語均應如該撫所奏完結其
把總楊宗明業據湖南調任巡撫李綬奏明斥革既
經直隸解回湖南應令湖南巡撫作速審明定擬報
部再該撫奏稱西北各省舟楫不通商賈經營全仗
車騾輓運以資利達輦轂之下摺差行走迅速雇覓

騾頭尤關緊要山西民人多係趕脚營生臣現通飭
各屬隹於車行騾店大張告示剴切曉諭如有騾夫
車行措勒過客偷竊貨物受雇趕脚之人按律重懲
約束不嚴之騾主一併重責以儆刁頑以安行李至
於各省賫摺差員捧賫
硃批奏摺非比別項尤宜慎重出京之時僅用黃布包裹
背負行走真偽難辯且恐爲雨雪浸潤收藏行李之
內更與客商毫無區別卽使該差等自向騾夫告知
俱無切實憑証亦不深信致多玩愒臣查各處馬夫

賫送由驛奏摺俱用三角紅邊小旗上書緊要文報字樣背負馳驟頗爲合宜賫摺差弁事同一例若令外省奏事衙門令製小旂上書某省摺差字樣並用本官印信拜摺之時交給差弁帶插身旁回日繳進不特差弁自别齊民無虞阻滯而驛夫亦知賫摺差官不敢藐視更于奏章重件防範之道更爲周密等語查各省督撫奏摺事件向係賫摺之差弁自行背負敬謹賫馳原不應交驛夫代爲背負今湖南巳革把總楊宗明擅將

硃批摺匣交驛夫代賫先馳又不趕緊同走以致岐分並
不因該弁有無疏懈所致嗣後各省馳賫章奏及奏
回
硃批摺匣務須責成該差弁遵照向例自行背負敬謹馳
賫自不致有疎失之虞似不必另設章程轉致紛更
所有該撫奏請賫摺差弁身揹印信紅旂之處應毋
庸議謹奏乾隆四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奉
旨依議

總督侵盜抄家金物擬斬立决改爲斬候

乾隆四十八年正月二十日奉

上諭大學士九卿核議阿桂等審訊陳輝祖商同屬員隱匿抽換王亶望入官財物照例分別擬斬請旨卽行正法及監候等因一摺前經降旨俟陳輝祖解到審明後再降

諭旨今侍郎福長安押帶陳輝祖及案犯到京覆命大學士會同軍機大臣刑部堂官等公同審訊據陳輝祖供及將查王亶望金子發交屬員換易銀兩隱匿玉

器抽換朝珠等事與阿桂等在浙所訊情節雖屬大概相同至詰以伊身任浙閩總督一切武備廢弛現在閩省漳泉二郡民人聚衆械鬬拒捕滋事各案何以從前毫無整頓且自王亶望爲浙省巡撫任内所屬州縣有將倉庫錢糧挪移虧空至今尚有未經彌補之項何以不行查出參奏伊惟有俯首認罪不能復措一詞如此則陳輝祖身任兩省總督専意營私置地方要務於不問其藐法負恩情罪尤爲顯著即照大學士九卿等核擬立置重典亦屬罪所應得但

念此案發覺之始朕以事屬瑣細本不欲辦因盛住有底冊不符之奏或其時經手之員從中弊混而陳輝祖受其欺蔽亦未可知然實不疑及陳輝祖身爲狗偷之事也因命大學士公阿桂侍郎福長安前往查辦以釋此疑陳輝祖始猶狡飾支吾希圖卸罪及朕飭令阿桂等四面駁詰始自委官等究出隱匿抽換諸弊殊出朕意料之外至以金易銀一節據陳輝祖在浙供稱係查抄時王亶望懇求伊如此辦理朕謂此情理所必無豈有總督與犯人私相覿面並無

四、監守自盜倉庫

司道從役在旁可爲証見之理今據大學士等覆訊則陳輝祖称覓起意將金易銀思沾餘利並非聽信王亶望懇求不過借此掩飾屬員耳目其卑汚巧詐果不出朕所料若如阿桂等原審直似陳輝祖聽信王亶望囑托爲此必無之事而初次奏到之摺尚有金兩並無抽換隱匿之語是阿桂等先有成見於中不復覺其自相矛盾試思朕豈易欺者乎今此案爰書已定前疑頓釋在陳輝祖以陳大受之子受朕厚恩用爲總督不思潔巳率屬勉圖報効其於地方應

辦諸務不能實心實力隨時整飭於查抄入官之物又復侵吞抽換行同鼠竊其昧良喪恥固屬罪無可逭但細核所犯情節與王亶望之揑災冒賑侵帑殃民究屬有間即較國泰之借代交贖罪爲名公然勒派屬員亦有不同傳所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陳輝祖祇一盜臣耳其罪在身爲總督置地方要務於不辦以致諸事廢弛種種貽悞而侵盜者止係入官之物不過無恥貪利罔顧大體究非朘剝小民以致貽悞官方吏治者可比陳輝祖著從寬改爲應

斬監候秋後處決至國棟身為藩司聽從陳輝祖舞弊營私及朕降旨詢問又甘為狗隱不行陳奏知府王士澣楊仁譽明知陳輝祖抽換等弊又將估定印冊擅自刪改並私行侵用官物俱按律定擬斬候亦屬允當楊光儀張翥身任首縣乃迎合上司意指發交舖戶買金擅那庫項墊交金價其罪實在於此自應照所擬從重改發新疆克當苦差陳淮前經降旨與李封發往河工効力今據陳輝祖供明尚無通同抽換情弊仍著照前旨行其餘案內各犯俱照大學

士九卿等分別核擬罪名完結朕辦理庶政鑑空衡平不稍存偏倚之見此案陳輝祖等通同作弊酌理準情其罪止於如此即朕不爲已甚之意也嗣後外省官吏當以陳輝祖之見利忘義玷辱封疆大臣之體引爲炯鑒庶幾大法小廉不負朕諄諄教誡之意所有辦理此案緣由著通諭中外知之欽此

引線指出事主姓名改照盜首一體治罪

刑部奏爲步軍統領衙門拿獲行刦廣渠門外營盤溝民人郭全宗夥盜崔文起劉四王二三名續獲王五一名俱經臣等審明將法無可貸之崔文起王五正法情有可原之劉四王二發遣先後奏結並聲明盜首楊玉夥盜魏近禮通行緝拿在案今據直隸鹽山縣知縣商衡盤獲盜首楊玉起獲原賍並賊械繩鞭解送到部臣等當即嚴訊據楊玉供我是直隸滄州五撥庄人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內有素識的玉

五魏近禮崔文起到我家來我邀他們同去偷了不知姓名人家三個驢賣錢分用初七日我同魏近禮崔文起王五傭工回來見我母舅劉四先在我家裡坐着大家說起年底窮苦難過我原對劉四說如今將近年底你可曉得誰家有錢我們同去偷些東西過年劉四說營盤溝郭全家有錢家裡人又少我就與他們商量同去打刦崔文起等應允我又邀了表聯襟王二到家一共六人俱於是日起身我帶了繩鞭魏近禮帶了小刀王五帶了鐵尺崔文起帶了小

刀火煤劉四王二空手在路上偷了一根竹槁魏近
禮紮了一個軟梯于起更後到了營盤溝劉四指給
我們道路他就回家去了我們五人把軟梯竪起墻
邊扒進墻去到了事主院內我就在院子裡躲着繩
鞭嚇唬事主王二在院內等候接贓王五崔文起魏
近禮點起火煤用鐵尺打破窗戶進去王五們拿出
衣服首飾等物遞出窗外交給王二用事主家口袋
被套裝了負出來連夜走到我家打開看時都是些
灰鼠羊皮棉夾單衣并首飾零星等物記不清數目

了這些贓物我同魏近禮先後拿到張家灣通州當舖裡分當了一百四十餘千錢分給劉四十弔王二十弔崔文起五弔魏近禮分的數目我記不清了餘剩的錢都是我自已花用了其餘零星紬片銅盆鼻烟壺等物大家分着拿了後來我聽見拿得緊就逃往東路一帶于七月二十一日到了鹽山縣地方就被公差盤獲並將未變的零星紬片衣物一并拿送到官審問了幾堂我掩飾不過只得將行刦郭全家實情供出纔把我解送到部我實止行刦過這一次

此外再沒有竊刧別案同夥的實止這五個人沿途也沒有知情窩留的人家是實等語均與先獲各犯供情無異查律載強盜已行而但得財者不分首從皆斬等語今楊玉起意行刧郭全家得贓獨多當變花用實屬此案盜首合依強盜已行得財皆斬律擬斬立決再案內指給道路之劉四一犯臣等從前審擬時因其於各盜未經進院時先行回家將該犯與並未入室搜贓之王二均照情有可原從盜例擬發黑龍江在案今據楊玉供稱劉四告知郭全家有錢

人少並經指引道路檢查劉四原供亦稱楊玉詢問誰家有錢可偷伊素知郭全家有錢人少告知楊玉領至事主屋後指給道路先行回家後經分錢十千等語是此案若非劉四將郭全家有錢之處告知楊玉并將道路指給則楊玉無由行刦核其情節實與起意之盜首無異查得財盜首無論是否同行俱不得以情有可原聲請臣等前將劉四擬以情有可原發遣實未允協應將劉四與盜首楊玉一併依法無可貸例改擬斬决行文黑龍江將軍將劉四即在遣

所正法在逃夥盜魏近禮據該縣報稱現緝滄州拿獲應俟解到再行審辦至鹽山縣知縣商衡盤獲京師城外行刦脫逃盜首實屬能事之員應俟

命下交吏部查明照例辦理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十五日

奉

旨楊玉劉四俱著即處斬餘依議欽此

刑部奏臣部審擬將楊玉等行刦郭全一案欽遵

諭旨將告知郭全家有錢指引道路分得贓物之劉四改擬斬決另行繕摺粘簽具奏查例載窩線同行上盜

得財者照強盜律定擬如不上盜又不得財但爲賊探聽事主消息通線引路者照強盜窩主不行又不分贓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又律載窩主若不造意但行而不分贓及分贓而不行減造意一等仍爲從論又例載盜刦夥犯並未入室搜贓行刦止此一次者仍以情有可原免死發遣各等語向來辦理通線引路業經得財盜犯若訊非造意之人俱照爲從夥盜按其會否入室搜贓及行刦次數分別定擬但思指引道路之犯若起意盜首先已立意行刦其家該犯

不過聽從引路自應仍以從盜論罪如爲首盜犯並不知何家可刦其事主姓名行刦道路悉由該犯指出又復分得贓物則其情與盜首無異若因其非首先造意即與從犯一例問擬殊屬情重法輕臣等詳加斟酌嗣後凡有強盜引線除盜首先巳立意欲刦何家僅止引領道路者仍照舊例以從盜論外如有爲首盜犯並無立意欲刦之家其事主姓名行刦道路悉由引線指出又經分得贓物者即與盜首一體擬罪雖未同行不得以情有可原聲請庶情法輕重

適平而辦理益昭詳愼矣俟

命下之日載入例冊遵行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十二日奉

旨依議

向舊匪索贓致令自戕部駁比擬減等杖流

刑部題會看得宜興縣民陳松觀因顧全被竊逼令舊匪陳忝林繳還原贓致陳忝林自行刎手身死一案先據江蘇巡撫楊魁疏稱緣陳忝林本係剌匪乾隆四十二年四月初三日有吳維善雇顧全之船至陳松觀行內置買蘆席船泊門前河下顧全被竊青布棉被一條向陳松觀訴知陳松觀因客船在行被失應許代查恐係剌匪陳忝林乘機扒竊欲向查問適遇錢阿四葛阿興堵八大相邀同往尋見陳忝林

告知竊情向其查追陳忝林認賠陳松觀見陳忝林允償疑伊偷竊稱要原贓陳忝林答俟尋獲交還而散嗣陳松觀因陳忝林未曾送至復邀錢阿四前往向索並以不還原贓定行送官恐嚇陳忝林被逼情急遂取翁煜大肉担屠刀將左手自行劃傷赴巡檢衙門具稟拘犯解縣驗明押醫無效越八日因傷殞命屢審供認不諱查陳忝林並非被竊正賊陳松觀因其本屬舊匪輙向查追已屬誣妄追陳忝林承認賠償復勒逼恐嚇以致情急自戕實與誣良無異將

陳松觀比例擬絞監候錢阿四等擬杖等因具題查捕役嚇詐逼認因而致死照誣告致死律擬絞之條係因捕役責打賊匪往往誣拿平民或圖銷案或圖詐贓嚇逼釀成人命是以被詐之平人雖由自盡亦依誣告致死律擬抵此案陳松觀身為行主吳惟善客船在行被竊陳松觀本應查理恐係舊匪陳忝林竊取尋見查問陳忝林即自認賠償陳松觀因其允賠隨令繳還原贓嗣因未經送還聲言送官亦無詐逼情事乃陳忝林輒取肉担屠刀劃傷左手以致身

死核其情節陳忝林本係犯竊曹匪若果未行竊與惟善客船被竊當陳松觀聲言時陳忝林正可到官剖辯何至認賍之後復又情急自劃其手其中或因原賍變賣無措故作被逼情形欲圖反噬抑或另有别情均未可定查陳忝林劃手之後越八日始行身死該縣驗傷押醫之時豈無一語訊及陳忝林亦豈無一言分訴且查其初驗活傷止有左手背刀劃一處而覆驗死傷則稱左手指已經劃下復稱左手背刀劃一傷又屬前後岐互疏內均未聲明確敘難成

信讞況陳忝林究屬舊匪即使實非本案正賊亦與
平民不同而陳松觀並未嚇詐又未誣告到官乃遽
照捕役嚇詐逼認因而致死照誣告致死律定擬於
案情例意均未允協事關人命未便率覆應令該撫
再行研訊確情按律妥擬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
續據該撫逐一研審據屍母陳蔣氏供稱伊子陳忝
林係犯案舊匪不敢到官剖辯顧全棉被曾問伊子
陳忝林實未行竊並非原贓變賣無措故作被逼情
形欲圖反噬亦無别故等情查陳松觀亦稱因疑索

贓不能指出正賊憑據是陳忝林之並非正賊因被索贓自戕似屬確實又據陳蔣氏供陳忝林劖手之後昏暈倒地不能言語用板抬驗是以縣未查訊訊據仵作陳瑛供因前驗黃忝林活傷用刀劖傷左手背筋骨俱斷止有手心皮相連因向驗生傷不分仰合面故止報左手背一傷後驗屍傷先驗仰面左手指報明已經劖下復驗合面左手背又報有刀劖傷一處雖由仰合面分報其實原止一傷該仵作驗屍時並未分晰聲明率忽之咎難辭查陳忝林訊非本

案竊被正賊究屬刺字舊匪與平民不同陳松觀身為行主於客船在行被竊代為查理疑賊索贓並未詐財亦未告官前擬依捕役嚇詐逼認因而致死照誣告致死律定擬誠如部駁於案情例義均有未協惟細查律例內並無因疑向舊匪索贓以致自戕身死作何治罪明文查賊憑贓定陳松觀因行客船戶失被心疑陳忝林偷竊輒向索還兩次追逼致令劏手身死雖不便照捕役嚇詐致死科斷亦不便遽為輕縱律例內並無正條者例得比附加減定擬陳松

觀應照捕役嚇詐逼認致死例量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並聲明該犯父老丁單附請留養仵作陳瑛等擬以笞杖等因具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陳松觀應比照捕役嚇詐逼認致死擬絞監候例量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該撫既稱陳松觀有父陳行舟現年七十一歲僅止該犯一子家無以次成丁死者之家並非獨子訊取保鄰親屬供結與留養之例相符陳松觀應照例枷號兩個月杖一百折責發落存留養親仍追埋葬銀二十兩給付屍屬收領仵作陳瑛

驗屍率忽請照不應輕律笞四十折責免革錢阿四
葛阿興堵八大仍照原擬各杖八十折責發落仍給
查緝此案正賊務獲究報等語均應如該撫所題完
結再該撫疏稱所有驗屍率忽職名係前署宜興縣
現任丹陽縣麻廷燦其失入斬絞職名係前署宜興
縣現任武進縣縣丞潘霖前任常州府現任蘇州府
楊燦相應附叅聽候部議等語查乾隆三十八年四
月吏部議覆吏科給事中富尔敏條奏部駁案件與
原題出入懸殊均照斬絞入犯未經審出實情例降

一級調用等因奉

旨嗣後遵駁改正之案承審之州縣核轉之知府於凌遲斬絞立決重案擬罪失之過輕者俱照例實降若監候以下罪名錯誤有應議降調離任者俱著該督撫出具考語送部引

見欽此欽遵在案此案應議流罪之陳松觀該縣等錯擬絞候殊屬失入應將承問失入之前署宜興縣事武進縣縣丞潘霖核轉之前任之常州府調任蘇州府楊燦均照例各降一級調用係失入無庸議抵潘霖

係以縣丞署知縣夘庸送部引
見楊燦仍著該督撫出具考語給咨送部引
見至署縣麻廷燦於驗屍時不將陳忝林刀劃合面傷痕
分晰聲明亦屬不合應將署宜興縣事丹陽縣知縣
麻廷燦照不分晰明白降一級留任例降一級留任
查麻廷燦有加三級抵降一級免其降級乾隆四十
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奉
旨依議

竊盜臨時行強首犯斬梟在外接贓夥犯聞拿投首外擬發遣部改應減等擬徒

刑部會同大學士吏部兵部都察院大理寺會議得澧州審解毛亭耀等行竊伍桂原家臨時行強致傷事主身死一案據湖南巡撫李　疏稱緣戴有文與龔美斯係屬兩姨表戚乾隆四十四年正月二十四日龔美斯偕毛亭耀赴戴有文家與戴有文之父戴坤山堂兄戴有亮各道貧難戴有文起意行竊俱各允從因未知何人家中可以偷竊戴有文卽邀毛亭

耀等同至伊戚管在霞家探問邀其一同入夥管在
霞答以伍桂原家現有牛隻粮食門徑熟識易於偷
竊適伊僯居晏辛宰踵至亦欲入夥卽於是晚戴有
文携帶木柄鉄鑽戴坤山携帶麻繩龔美斯管在霞
各帶包袱毛亭耀戴有亮晏辛宰徒手一共七人於
三更時分前抵事主伍桂原住屋東首正欲穵竊適
因犬吠戴有文毛亭耀各拔取籬笆竹趕狗當經事
主伍桂原驚醒開出東首傍門查看瞥見門外多人
將門關閉戴有文見其畏懼卽起意行強喊同毛亭

耀各將竹桿插入門縫戴有亮欲先擠進自將門扇擠倒隨與戴有文戴坤山毛亭耀一齊擁進晏辛宰亦接過管在霞包袱走進院內管在霞龔美斯在外伍桂原聲喊戴有亮將其扭倒在地毛亭耀按住兩腿接過戴坤山所執麻繩將伍桂原手脚綑縛又用鉄鑽木柄毆戳致傷伍桂原左眉左耳伍桂原不敢聲喊戴有亮亦走出外面看人戴坤山站立院內晏辛宰踢開事主房門復進東間與戴有文毛亭耀進房搜取贓物僅有罈內所裝豌豆子並無別物當

將麪豆用包袱包裹遞出門外交管在霞龔美斯接收晏辛㝎復接龔美斯所帶包袱與戴有文等走進西首房內搜取穀米菽麥衣物先後遞出便門維時伍桂原掙脫縛繩由前門走出喊救戴有文等俱行趕至戴有亮將伍桂原撥倒田內伍桂原在地掙扎墊擦致傷右胳膊脳後右後肋晏辛㝎復接過戴有文鉄鑽用木柄毆傷伍桂原右太陽右耳根左臁肕伍桂原大聲喊救戴有文仍尋取原繩將其手脚細縛并用手巾纏塞其口伍桂原不能聲喊晏辛㝎與

毛亭耀復進屋內牽出小牛一隻各犯分携贓物回至管在霞家查點將食米二斗一升作為七股均分米麥豆麪係管在霞晏辛牢二人分受毛亭耀分得絲布小棉袍一件其餘衣物牛隻俱存戴有文家約俟賣錢俵分而散事主伍桂原因知管在霞熟悉門徑是夜被刦有管在霞聲音疑其夥引搜刦投保指驗指名報州驗傷會營勘驗遴差兵役起贓獲犯晏辛牢詎伍桂原於正月三十日因傷身死又經驗詳先後拏獲戴坤山戴有文毛亭耀管在霞戴有堯荅

犯併據龔美斯自行投首訊供通詳飭審嗣因晏辛宰戴有文戴坤山管在霞戴有亮先後在監病故將現犯審擬招解覆審供認前情不諱此案戴存文先商行竊後因事主驚覺隨時行强業已得贓除晏辛宰戴有文戴坤山管在霞戴有亮俱經先後在監病故不議外將毛亭耀依律擬斬立決梟示聲明該犯法所難宥龔美斯僅止在外接贓且又聞拿投首係屬情有可原依賊盜聞拿投首例發遣雷彩等擬杖等因具題前來除法無可貸罪囫斬梟之晏辛宰戴

有文戴坤山戴有亮斬决之管在霞俱先後在監病故不議外查例載盜刼之案令各該督撫嚴行究審將法所難宥及情有可原者一一分晰於疏內聲明大學士會同三法司詳議將法所難宥者正法情有可原者發遣又強盜殺人不分會否得財斬決梟示等語該撫疏稱毛亭耀先經按綑事主繼復入室搜贓實屬法所難宥等語應加該撫所題毛亭耀合依強盜已行而但得財者不分首從皆斬律擬斬立決仍照強盜殺人例傳首犯事地方梟示又該撫疏稱

龔美斯僅止在外接贓且又聞拿投首情有可原依
夥盜聞拿投首例發遣等語查例載夥盜行刼二次
以上者聞拿投首照未傷人之盜首聞拿投首例發
黑龍江等處給披甲人為奴又例載夥盜並未入室
搜贓或行刼一次情有可原者免死發遣又例載聞
拿投首之犯俱於本罪上減一等科斷各等語今龔
美斯係初次行刼僅止在外接贓本屬情有可原之
犯例止發遣其聞拿投首自應照例於發遣本罪上
減一等問擬今該撫仍將龔美斯擬以遣罪與例不

符龔美斯改依聞拿投首本罪上減一等例於本犯遣罪上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該撫既稱用長雷彩將五桂原抬驗並不阻止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折責三十板革役屍姪伍盛言係聽從伊叔擡驗應免置議失察之牌保依例擬笞遞減折責革役戴有亮有父戴若山兄戴有光龔美斯有兄加禮管在霞有兄管宏德俱遷居隔省無憑禁約此外並無同居伯叔父兄與弟知情分贓晏幸牢等在監病故禁卒人等均無凌虐情弊俱毋庸議已獲之贓給主具領未

獲之贓於現犯名下照估追賠等語均應如該撫所題完結再該撫疏稱此案盜犯七名已於疏防限內經代行各員併所屬之安福縣知縣馮思道先後拿獲所有疏防職名照例免開又盜犯晏辛辛戴坤山戴有文管在霞四名俱於取供後在州監病故戴有亮帶病在司監病故所有承問官及管獄各官均例得免議又拿獲鄰境夥盜一名應敘職名係安福縣知縣馮思道相應開報等語查定例竊盜臨時同夥拒捕殺傷人者若已獲有爲首下手兇賊免其開參

疎防又定例盗犯取供後在監病故四人以下者管獄官免議又定例地方官拿獲隣境夥盗每一名紀錄一次等語除此案盗犯七名已於限內全獲文武疎防職名均例免開叅晏辛宰等係取供後在監病故戴有亮係帶病進監身故管獄官職名俱例得免議外應將拿獲隣境夥盗一名之安福縣知縣馮思道准其紀錄一次又疏稱失事地方並未設有墩舖防兵等語應毋庸議謹題奉

旨毛亭耀著即處斬梟示餘依議

開叅職名聲敘不明部駁議處

湖督舒　奏本年十二月初一日承准十一月二十

五日奉

上諭兵部議奏湖北穀城縣鄉民熊朝棟家被盜一案其

疏防限滿送部議處之專汛把總職名初叅二叅彼

此互異經部駁查該督舒常又以該營係千把五員

輪流更替向無專管登覆並不詳查更正請交部察

議等語已依議矣此案疏防營弁自應有專管之員

乃開送職名前後互異既經部駁該督自應詳查更

正令舒常復以該營並無專管員弁移行登覆奏屬非是著傳諭舒常另行詳悉查明並將因何如此查覆緣由據實速奏欽此欽遵當經飛飭襄陽鎮將業鳳查覆去訖臣伏查襄陽鎮標中營千把六員分防塘汛原各有專責因鎮標有隨鎮兵弁十名向係於六員千把內揀派一員隨鎮管操每逢更換之期將所派隨鎮管操之員所遺汛地卽令更回之員接管自乾隆九年十二月內於操兵等事案內立定章程照辦已久四十三年十二月隨鎮管操之把總李澤

拔補安陸營千總遂派千總馬中俊換管隨標操其事務以歷辦章程而論馬中俊既換管李藩隨操之事則馬中俊原管之汛地卽應頂拔李藩遺缺之員接管因其時頂拔李藩遺缺之員尚未到營該鎮於十二月十八日暫委把總劉朝代理迨頂拔李藩遺缺之譚兆祥到任卽接管馬中俊原管之汛地十二月十九日穀城縣民熊朝棟被盜適在把總劉朝代辦之次日是以疎防職名開送劉朝開與頂拔李藩遺缺之譚兆祥接管馬中俊原管之汛地是應接緝

二參限滿關送譚兆祥職名而馬中俊由管操事由調補撫標未經回汛並無接辦之責是以無何免開兆先後開參之原委也惟因前督臣圖思德初參劉朝疎防時未將劉朝代理字樣聲明前督臣富勒渾二參譚兆祥接辦未將劉朝因何離汛譚兆祥因何接管之處敘入致奉部駁臣初次登覆雖將劉朝區係代理旋即卸事譚兆祥接管等情谷明至於譚兆祥既頂授李藩之缺即應接管馬中俊之汛並馬中俊未經回任各緣由敘次未明至部臣以代理之劉

朝卸事仍以不叅回任之馬中俊反叅貞拔李甯遺
缺之謂兆祥且千總把總官階汛地不同等因復行
駁查是以臣將隨鎮營操之事向係千總輪流換管
不能區分千把等情登覆所謂輪流更換向無專管
者在臣係指隨鎮營操之事而言因措詞未能詳明
竟以汛地並無專管員弁此又歷次駁查登覆未與
之原委也臣查核原委雖開叅並無錯漏而登覆未
能明晰實切慚悚蕯鎮哈攀鳳雖謂委署中俊在前
縣民失事在後並無規避情事但屢次飭查登覆不

清實屬不合仰懇

皇上將臣與鎮臣一并交部嚴加察議至遺漏聲敘之前

督臣富　請

旨交部察議再該鎮既有隨轅之兵自需隨操之員雖輾轉更換行之已久所定章程亦未安善現飭更正總於添兵案內畫一辦理所有查明緣由謹遵

旨據實覆奏伏祈

皇上睿鑒乾隆四十七年二月十五日奉

上諭據舒常覆奏湖北穀城縣民熊朝棟家被盜開列疎

防武職一案緣熊朝棟被盜時在把總劉朝任內至
接緝二參限滿之日劉朝業經離汛是以開送接管
把總譚兆祥職名因前後任敘次未清致奉部駁請
與鎮臣哈攀鳳一併交部嚴加察議併將遺漏聲敘
之前督臣富勒渾交部察議等語舒常哈攀鳳俱著
交部嚴加察議其遺漏聲敘之前任湖廣總督富勒
渾亦著一併交部察議該部知道摺併發欽此

防汛職一案綠營協防標放諸將併任把總協作內主
接任二參限滿之日副將業經離汛是以用遊擊接管
汛總聽少 雖遲存因前後任叙次未能承認請
與管河官均懸處一併交部嚴加察議作何懲責請敕
之前管汛官並河道交部察議將管汛各參屬俱著
交部嚴加察議其遺漏舛錯之前任河東總督富勒
准沐著一併交部察議該部知道欽此

拏獲贓跡明顯之盜犯無論首從幾名卽行定擬

限四個月審題

刑部奏會議得據湖督特　奏稱乾隆四十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據特成額奏審擬盜犯李四一摺因閱摺內此案上年十一月之事何以遲至此時始行定擬適姚成烈來赴行在當令軍機大臣傳旨訊問據稱此案於何時獲犯我此時記憶不清我在任時尚未據該縣將該犯解到是以未經審擬具奏等語外省辦理公事

每每藉端遲延最為陋習著傳諭特成額卽查明此案盜犯係何時就獲究在何處衙門躭延不卽迅速招解將遲悞之員據實參奏所有訊問姚成烈原片著發交閱看將此傳諭知之欽此伏查房縣民人吳文舉家於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夜被盜一案該署縣試用通判高舉於十一月二十八日據報會營勘驗選差查拿於十二月二十及二十四等日先後拿獲盜犯李四湖泗江三梅士仲龔士江戴正鳳崔三陳富張四江五等十犯並起獲贓物錢文

給事主認領因各盜認分贓錢較事主原報數少未
經質定臣前兼署撫印時淸査案件檄催審擬據臬
司馮廷丞於八月初六日招解內除陳富一名在臬
監病故臣親提李四等九犯逐一隔別訊明核擬繕
摺於九月初二日具奏並錄全案招冊送部已准部
覆將各犯照擬分別正法遣流完結至此案應以四
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獲犯之日起限房縣距鄖
陽府三百六十里應在途八日並扣封印日期計至
閏三月二十九日三個月分限屆滿犂縣於六月初

一日解府逾限兩個月零二日業將署縣高舉職名
在於送部招冊開叅現在聽候部議至鄖陽府距省
一千三百五十里應在途二十七日於七月初七日
解犯到司該司於八月初六日轉解俱未逾分限臣
謹遵
諭旨據實查明具奏抑臣更有請者查地方尋常人命案
件例限六個月審結遇有情重命案如三命四命及
卑幼殺尊長等案俱經另定審限不得依常例稽滯
惟盜刦案件仍統限六個月審題遇有鄰封關查及

駁審提証又得扣除程途日期立限似覺稍寬若承
審官又復遲延致兇頑久稽顯戮未足以昭炯戒請
嗣後如盜犯到案之初業已供認確鑿贓跡顯明者
無論首從緝幾名即行定擬州縣改限兩個月解府
府司院各分限二十日審解題結如有逾違即行分
別詳𠫊議處其有盜案虛實情形未分贓跡未確另
須查質限內實難完結者令承審官逐細聲明詳咨
報部始准展限庶審辦情重盜案不致稽延而兇頑
稟畏法紀亦漸知斂跡具奏前來除盜犯李四等一

案先據該督將各犯照例分別擬以斬決遣流等因具奏經臣部等衙門照擬覆奏行文在案至此案承審遲延兩個月以上之房縣知縣高舉應議職名業經吏部據咨照例議以罰俸一年在案應毋庸再議查承審盜案限期舊例定限十個月完結續獲盜犯照命案例限六個月完結又盜案果有虛實未分盜贓未確限內不能完結者許承審有司據實詳報咨部展限四個月原以盜案自宜詳慎必須究明虛實情形贓跡明確非若命案獲兇到案即能究明起釁

致死根由者可比是以特予從寬嗣於乾隆三十年二月臣部議覆原任湖北按察使雷暢條奏嗣後盜案獲犯到官無論首夥緝獲幾名其供証確鑿賍跡顯明者一經獲犯概照命案例限六個月完結如果虛實情形未分盜賍未確承審官即據實詳報逐細聲明該管上司核明預行咨部准其以十個月完結遲延照例查叅等因奏准纂入例冊在案是盜案內賍跡已明者不難速結故復定以照命案之例扣限完結辦理立法已極周密惟是近年以來各省審辦

贓跡已明盜案尚有因定限寬裕不爲即時定案者
即如本年九月內湖廣總督特　具奏拿獲盜犯李
四等行刼吳文舉家審擬治罪一案仰蒙
聖明指出此案係上年十一月之事何以遲至本年九月
始行定擬令該督查明叅奏今據該督將獲犯承審
應扣日期及遲延職名送部照例議處緣由詳細覆
奏並請將贓跡已明盜案承審限期州縣改限兩個
月解府府司院各分限二十日審解題結如有逾限
分別叅處等語自屬慎重速結盜案之意應如所奏

嗣後凡盜犯到案之初業已供認確鑿賍跡顯明者
無論首從緝獲幾名即行定擬州縣敀限兩個月解
府府司院各分限二十日審解統以四個月題結如
逾限不結即分別照例參處其有虛實情形未分賍
跡未確之盜案必須查質限內實難完結者令承審
官逐細聲明報部仍准其照例展限完結如蒙
俞允臣部於例冊內修纂並通行直省督撫將軍府尹等
衙門一體遵照辦理乾隆四十九年十二月初四日
奉

旨依議

竊盜勒死事主外擬拒捕殺人斬決部改照強

盜殺人斬決梟示

刑部題會看得周思賢行竊拒捕勒斃事主唐朱氏一案據川督李　疏稱緣乾隆四十九年閏三月二十七日周思賢探知唐學宗同妻赴庄栽秧止有伊母朱氏一人在家起意行竊是夜二更時分撥門入室竊取衣褲復竊床上棉被朱氏驚醒將周思賢右肩衣服拉住聲喊周思賢慮人聽聞起意將朱氏勒死隨用左手按住朱氏口吻右手解取拴腰麻繩將

朱氏項頸纏縛二道放起左手拴結拉勒朱氏斃命隨攜贓而逸報驗旋獲贓賊審認不諱將周思賢依竊盜拒捕臨時殺人例擬斬立决等因具題前來查周思賢探知唐朱氏之子媳俱赴庄栽秧止有朱氏一人在家潛往行竊被事主驚覺拉住聲喊該犯輙起意將朱氏勒斃揭取衣被實屬臨時行強殺死事主自應照強盜殺人科斷未便依竊盜臨時拒捕殺人例問擬周思賢應改照強盜殺人斬决梟示例擬斬立决梟示謹題乾隆五十年三月十一日奉

旨周思賢著即處斬梟示餘依議

